

不过她自己当然也已察觉，这样的理由无非只是勉强找的藉口。她会答应共进晚餐的最大也是唯一一个理由，就是她想见工藤如此而已。

不过话说回来，她也不清楚自己是否对工藤怀有爱意。在前几天重逢之前，她几乎完全没有想起过他。虽有好感，但顶多也只有这样——这应该是她真正的想法。

但她一答应赴约后顿时心花怒放一事，毕竟也是事实。这种喜孜孜的心情，已经很接近与情人约会时的感受了，她甚至觉得连体温都有点升高。在这股兴冲冲的行动下，甚至拜托小代子让她翘班，提早回家换衣服。

说不定，这是因为她渴望逃出现在置身的这种窒息状态——纵使只有暂时地让她忘记所有痛苦。抑或是封印已久、渴求被人当作女性看待的本能苏醒了。

总之，靖子并不后悔来赴约，反正时间很短。虽然脑海一隅总有罪恶感挥之不去，但她依然享受到睽违已久的快乐滋味。

“今晚，你女儿怎么吃饭？”工藤拿着咖啡杯问。

“我在答录机留了话，叫她自己买东西吃。我想她大概会买披萨，那孩子，最爱吃披萨了。”

“嗯……听起来好像怪可怜的，我们自己吃得这么丰盛。”

“不过，与其来这种地方吃饭，我想她大概宁愿坐在电视机前吃披萨。她最讨厌这种正襟危坐的场所了。”

工藤皱起眉头点点头，抓抓鼻翼。

“也许吧，而且还得跟个不认识的欧吉桑一起吃，想必根本不能好好品尝味道。下次我会多动动脑筋。也许去吃个回转寿司之类的比较好。”

“谢谢，不过你真的不用这么客气。”